

永远向前

曾 煒



佛山市作家协会

序

陈荣光

曾烽同志的散文集《永远向前》面世了。集子刻意描写和讴歌的主要是五十年代广州重型机器厂的一些人和事。我曾在这个工厂劳动、工作十八个年头，整个青年时期就在此处度过，可以说她是哺育我成长的地方。曾烽笔下所叙述的故事是真实确凿，所描绘的人物也是有血有肉之躯，均是当年在我身边发生的事情，均是我所熟悉的人物，难怪乎我捧读《永远向前》之余，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它把我们的记忆带回五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热火朝天的岁月里；它再现了工人们打开枷锁之后像火山喷发似的劳动创造的动人场面；它使我们回味到在社会化大生产中色彩斑斓的沸腾生活。

在《永远向前》中，曾烽以如椽之笔向读者介绍了五十年代广州重型机器厂的一批劳动模范。这些先进人物，我不仅跟他们相识而且有着深厚的交情，只要我闭上眼睛，脑海里就浮现出他们可敬可亲的音容笑貌，出现他们高大的形象。其中对那位带领青年炼

钢小组十六次创出快速炼钢新纪录的张汉明，我更是了如指掌的。

我跟张汉明同在一个车间劳动，同在一个集体宿舍住宿，同在一个党、团支部过组织生活。曾焯用浓彩重墨所记叙张汉明的先进思想、模范行动，当年我都目睹耳闻，写的都是实事求是。这位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全国第二、三届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1959年全国群英会代表，六十年代初被提拔为炼钢工段长了。离开了心爱的炼钢劳动，曾令张汉明苦恼了一段日子。“当上干部以后怎样才能继续前进呢？”这思想曾相当时间老在张汉明脑袋里翻来复去，后来他得出的结论是：“能否保持先进不是取决于干什么工作，而是决定于对工作的态度。”他时常告诫自己不能忘本，不可骄傲，应该勤于学习，勇于创造。有次车间接到一项要一次用十二吨钢水浇铸的“大机架”生产任务，而当时车间里最大的炼钢炉只有三吨，要完成任务谈何容易呀！可是，张汉明向老师傅请教，向新华书店请教，采用剖大炉膛、筑高炉门等办法，以一个三吨规格的电弧炉子，一次炼出了十二点九三吨钢水来，出色地完成了“大机架”的浇铸任务，被人们誉为“能用茶壶煮猪头”的人。不久，张汉明当上了铸钢车间党支部书记。他更加兢兢业业，深入生产第一线，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有个星期日例假，十二级强台风正面吹袭广州市，大街上许多商店招牌被刮倒落地，路

旁的大树被连根拔起，行人被吹得东歪西倒，大雨倚仗着风势倾盆而下。在这么恶劣的天气里，张汉明惦记着工友们的安全，于是领着几位党员，顶着狂风暴雨，跑遍广州的东南西北，挨家挨户地去看望住在木屋危房的职工，或帮助职工加固房屋，或将职工家属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当职工们看到张汉明等人被雨淋得像落汤鸡，被风吹得嘴唇发黑，连声不迭地感谢他们时，张汉明却答道：“要说多谢，你们就多谢共产党吧，是车间党支部派我们来的。”1964年8月，张汉明被推到广东省拖拉机制造厂副厂长的岗位上，在“十年内乱”之时，又到了韶关铸锻厂担任厂党委书记兼厂革委会主任。这个韶关铸锻厂是个三线新厂，生产欠规章，操作欠规程，技术欠培训，加上无政府主义，在张汉明到厂之前，炼出的一百多炉钢水，化学成份不合规格，都是“松糕钢”，结果全部报废。张汉明到厂后，发动工人大练技术基本功，建立生产操作规程，整顿劳动纪律，不仅炼钢质量迅速好转，达到技术指标的要求，而且创造出炉龄达一百零八炉的新纪录。从此、铸锻厂生产连年飞快发展，职工的集体福利事业也搞得出色，张汉明被誉为韶关市的“张铁人”，还被广东省总工会评为省级劳动模范。八十年代初，张汉明调任省总工会副主席，1983年转来深圳任市总工会主席，现在他是深圳市人大副主任了。

像张汉明这些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劳动模范，能经受得起时间老人的严峻考验，三十多年过去了，而

他的工人阶级的本色没有变。前月广州重型机器厂有位老工人来深圳见了张汉明，回到厂里逢人就说：“张汉明仍是当年在炼钢炉旁那么坦诚，那么豪爽！”

《永远向前》写的不但属于工业题材，而且作者满腔热情来赞美工人阶级的博大胸怀、无私奉献、勇于创造、团结奋斗的精神，这是非常可贵的。现在文坛上，有的作者为迎合一些小市民的口味，热衷于描写“拳头加枕头”的东西；而写工业题材的作品太少了，讴歌工人阶级艰苦创业、敬业乐业、淡泊名利、团结互助的精神的作品太少了，这是不公道的！中国工人阶级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最基本的动力。我们要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实现党的十四大确定的宏伟目标和任务，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工人阶级不愧是同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觉悟最高、纪律性最强的阶级，不愧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不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他们为中国的繁荣富强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今后仍起着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巨大作用。当年我们如果不是依靠工人阶级，不是下大气力去发展民族工业，没有前人打下综合国力的稳固根基，哪有今天我们国家能年产八千多万吨钢铁，跃居世界产钢大国的第四位（水泥产量世界第一），哪能生产原子弹、氢弹，发射成功地球卫星、宇宙火箭，哪有今天我们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

回想旧社会，中国的工业用品大都是“舶来品”，细小到如铁钉也得依靠进口，称之为“洋钉”，水泥名“洋灰”，火柴叫“洋火”，煤油称“洋油”，蜡烛作“洋蜡”……“一唱雄鸡天下白”，新中国诞生了，祖国大地回春，山河巨变。就以《永远向前》集子中所写到的广州重型机器厂为例，四十四年前，她是在野草丛生、荒塚乱坟的凤凰岗上起步，当时的车间是用锌铁皮盖的，每到炎夏，工人简直是在蒸笼里干活，工厂只能生产一些熟地犁、喷雾器之类的小农具。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英勇劳动，夷平了偌大的山岗，搬掉了几条村庄，今天已经建设成为几千平方米至二万平方米的车间有十八个，工厂占地面积七十公顷的华南地区最大的机械城，为国家工业化建设，奉献出化工炼油、制糖、水泥、各式离心机、化工泵等三百多个品种、四十多万吨机器设备。她的产品不仅分布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广袤辽阔的国土上，而且还跨洋过海，在国际市场中享有盛名。如今，陆地上有广重厂的机器在鸣奏、蓝天中有广重厂的“旋律”在迴响，海洋里有广重厂的设备在游弋……这神话般的奇迹，都是由工人们的一双大手创造出来的。广州重型机器厂的发展史，可以说是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缩影。所以，一切有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的作家、艺术家们，应该留心观察工人生活，不吝笔墨去书写工业题材的作品啊！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曾烽深谙此中真谛

的。当年，他走的就是深入生活的正确道路。他在五十年代曾先后三次来到我们工厂体验生活，前前后后在工厂足足呆了三年之久。他放下专业作家的架子，把铺盖扛到我们的厂里来。白天，同工人胼手胝足地劳动。吃饭在职工大饭堂；晚上，住在职工集体宿舍里，跟工人一同流汗，聊天谈心，观察、体味工人们所作所为、所想所求、所爱所憎，和工人们交知心朋友。职工们有什么心事，都爱跟曾炜倾诉，有的青年工人连接到女朋友的书信，该怎么去回音，也掏给曾炜观看，希望得到他的指点。

大地是不会亏待辛勤耕耘者的。回报曾炜深入生活的果实是，他文思勃发，情如泉涌，一批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问世，采撷了一筐筐令人羡慕不已的硕果。《永远向前》是其中的代表作。在这些作品中，倾注着曾炜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无限的爱意，充满着对工人阶级在建造社会主义宏伟大厦中战天斗地业绩的激情。在曾炜笔下，一个个性格鲜明、可爱可亲的工人艺术形象跃然纸上，一幅幅灿烂绚丽的工业大生产历史画卷令人倾倒。读着读着，作品中的人物身上所蕴藏的工人阶级优秀品质，使人振奋，催人泪下，令人如坐春风之中。

曾炜在深入工厂生活期间，还协助厂党委组织成立一个有几十人参加的工人文艺创作组，指导工人们开展业余文学创作活动，培养出一批小有名气的工人作者。职工们结集了三本小说、散文集，有四人成为

广东省作家协会的会员。这批工人作者，成了曾煒的挚友。岁月如流，星移物换，三十多年过去了，而且今日仍有一批老工人与曾煒保持联系，友谊之树长青。

我也是一棵当年曾煒栽培成长的文学小草。作为晚辈今天竟然斗胆为师长的作品写序，无疑是不量力，“班门弄斧”，但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我只好勉为难事了。是为序。

1993年11月

目 录

序	陈荣光 (1)
炼钢炉旁的战斗	(1)
第五次记录	(11)
永远向前	(15)
凤凰岗巨变	(49)
机械城颂	(56)
心比钢水红	(60)
挂钩	(64)
标兵	(68)
好消息	(81)
抢修	(97)
好师徒	(118)
师徒对口赛	(123)
难忘的日子	(128)
十年大变	(135)
工人阶级的好儿子	(141)

炼钢炉旁的战斗

现在，已经是早晨一点了。张汉明小组今晚是第三班。

这两天，张汉明为了创造纪录，不知花了多少精力。全组十个人，都愿意跟组长一起决心打破纪录，无论在装料、加矿石、取样，只要张汉明说声“加油”，大家的速度就加快。这几天来大家的干劲是惊人的。

张汉明对着这几个如兄如弟的小伙子，确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就以刚才装料来说吧，这是最辛苦的活，人们走近炉旁把一铲铲原料加进炉里时，热度高到像烧了脸，要是往常，大家会慢慢来，但自从对大家说明道理，只要炉门多打开五分钟，炉内的温度就降低，这不但消耗了电，还会把“熔化”的时间推迟三十分钟，把整个冶炼时间拖长。现在，大家不是发挥最大干劲抢时间装料吗？就是炉前的准备工作，补炉，扒渣，这也是够辛苦的，但大家也不停地干。这一切，张汉明是看在眼内的，他感到愉快，庆幸有这一批和自己有着共同理想的助手，即使辛苦一些，也是痛快的。

张汉明很明白自己的责任：广东的糖产量需要大大的增加，农民正轰轰烈烈提高甘蔗产量，需要多少糖厂，来把它们制成白糖啊。糖厂机械从哪里来？正是由我们厂制造的，而我们厂的首要工序，就是由我们的钢炉的钢来铸造毛胚，供给机装车间加工、装配。但我们的钢炉还是像蜗牛爬行，老是停留在四小时多出一炉钢，怎不叫这年轻的共产党员心焦呢！

张汉明今晚特别高兴。从上班前的总结，劳动组织调配，以及生产前准备，装料的迅速等来看，有充分把握在今晚创造新纪录。现在，他正在炉旁等待着这将要到来的新纪录。

可是，事实却不如他想象的那样顺利。当张汉明发觉挂钟指向一时三十分时，他不能不警惕起来了。他再看看黑板上的纪录。没错，是一时正通电的，现在已通电三十分钟，快接近“熔化”了。这会，他又习惯地把挂在额上的蓝眼镜放下来，在炉门缝里看看钢炉里的熔化程度。凭他多年炼钢经验，很明白，

“熔化”还差得远呢！这怎么搞的？这炉钢是完全按照操作规程进行的，一切正常而且迅速，不应该有问题。再等等吧，要是四十分钟能“熔化”，那还可以追上去。他尽力压抑自己的焦急心情，跟这个聊两句，跟那个聊两句，故作镇静。时钟的秒针不停地转动，眨眼又是十分钟。张汉明又走近炉旁戴上蓝眼镜细看。糟了，还没有“熔化”呢！这一下，张汉明的眼睛睁大了，全组人也瞪着组长。张汉明再

三回忆刚才的操作，确是完全正常、迅速的，那么，问题在哪里？难道这新钢炉只能四小时炼一炉，绝不能打破？难道老是让它爬行，让机装车间的人老催毛胚？不，绝不！那问题出在哪里？他苦思一会，连忙跑到电工房里。

电工房里，一个年轻的女电工正操纵着变压器开关。

“电流正常吗？”张汉明一进来就问。

“一切正常。”女电工从容不迫的回答。

张汉明抬头看电表。的确，电压、电流都是正常的。那问题在哪里？张汉明呆住了，痴痴的看着三个电表的指针震动。突然，他仿佛发现什么，集中注视着电流表。电流表的指针正指着“4”字，这是告诉他，现在电炉是开四千度电流。“四千度”，他喃喃自语，立时灵机一动，想起去年到上海参观学习的情景。人家不是开六千度吗？虽然他们炼一炉钢仍然要四个钟头。

“把电流加大——开到六千。”张汉明命令女电工。

“六千？”女电工怀疑地看着张汉明。

“是，六千，我说开足六千。”

“不行！”

“为什么？”

“我不敢负责。”

“我负责。”张汉明不等女电工回答，噼呖噼

听，三下两下就把电流加大到六千。

张汉明连忙跑出来。钢炉的火焰更高了，电弧的叫声也比以前大了。他感到全身舒服，但又有点后悔，为什么不早点去检查电工房呢！唉，真是百密一疏。不，这是过去的老例，要不是这回大跃进，谁会想到要快速炼钢，谁又会对四千度电流怀疑呢！想到这里，他笑了。

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就“熔化”了。张汉明非常高兴，立刻加石灰、矿石，忙碌地进行催促“氧化”的操作。以后，一次、二次、三次“取样”，化验室报来的化验结果完全正常。这一下，大家的劲头更大，不顾一千六百度的高热，多次进行“扒渣”，随后是“出渣”，“还原”，一切正常而且迅速，完全顺利。当敲响了出钢的清脆钟声、钢炉流出一条长虹的时候，时钟正是三时五十分。胜利了，全体组员都欢天喜地。

第二天，全厂对张汉明小组昨夜创造新纪录的新闻传开了。

二时五十分的新纪录，仅仅是钢炉旁战斗的序幕，更重要的、更紧张的时刻还在后面。

自从张汉明创了新纪录以后，就打破了炼钢工的“迷信”——以为新的钢炉作业苦，从七小时出一炉钢提到四点钟左右已经是“到顶”了；它也像火车头，把其他两组推动起来了。当然领导抓住突破纪录这一事实，及时地推动了何海清小组，也是重要的关

键，因为何海清虽有技术，但胆子小。只要何海清小组能跟上来，另一位组长江尚政最后必然会沉不住气，会跟上来。事情的发展，果然如领导的预见完全一样：何海清小组在工段长帮助下，两天就创造了新纪录，还比张汉明提前两分钟——二时四十八分。张汉明自然不甘示弱，也用两天时间，就以二时十九分的新纪录把何海清远远抛在后面。你赶我，我赶你，这一切，江尚政是看得清楚的。起初，他还沉得住气，“我要求质量”，“老油条”一番，但最后，也不能不拿出他的老经验来了，第三天就来一个大跃进，创造了二时十八分新纪录，比张汉明还快一分钟。

这一下，张汉明的思想可复杂了。他很高兴，这次整个炼钢纪录一再突破，车间的造型、浇铸工段就不能像往常等出钢，磨洋工了。这几天党委书记正到造型工段跟班劳动，但要他们跟上钢炉，还要花一番努力呀！机装车间黄主任，过去老是来催铸件，现在连影子也不见了，大概他们满意了吧。而且由于炼钢一跃进，把车间各工段、以至其他车间都推动起来了。特别是现在三个炼钢组，连“老油条”江尚政也动起来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想到这，张汉明笑了。可是，在愉快的同时，他又感到苦恼——自己的纪录被突破了，虽然仅仅差一分钟，也算是被抛在后面。能不能再一次突破呢？这是张汉明最苦恼的问题。他的苦恼是有原因的。当他们创造从二时五十分，跃进 to 二时

十八分的纪录时，用尽九牛二虎之力，曾开过几次“诸葛亮”会，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把该改进的操作技术改进了，劳动组织也更严密了，其他两个组的先进技术也接受过来了；当时他们认为再要突破二时十八分的纪录，确有困难。如果要钻新技术吧，也得要花相当时间。炼钢不同别的手艺，它有工艺规程管着，有化验标准，急不得，否则就要返工，浪费电力和原料，甚至整炉钢报废。怎么办？

这两天，张汉明是日班，可他没有回家睡。

今晚，他只睡了四、五个钟头就醒了。他曾多次命令自己好好再睡一会，因为这几天他实在太疲倦了。可是，如何再突破纪录的念头却老是缠着他。他看看表，现在才是清晨四时。还有三个钟头，新的战斗又开始了。这回拿什么武器上阵呢？能找到的技术书都看过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请教工程师、技术员，他们都说差不多了，并不怎样热情。向别人学习嘛，也看过多次了，能吸收的吸收了。还有什么？这就是技术，只有技术革新，才能解决问题。但怎样革新呢？组里的九个小伙子，说干劲可大啦，可就是技术低，除了自己是五级工，助手是四级以外，都是学徒、普通工。现在，他们就看着张汉明了，只要他有办法，叫一声，他们就跟上来，可是，他现在却毫无办法。想到这，他更烦躁了，越是烦躁越不能入睡。

“起来走走。”他一骨碌起来，连忙下楼，在庞大的崭新的车间走来走去。

他走近钢炉。江尚政正在从容不迫的指挥着组员操作。“这位老兄真有两手。”张汉明是佩服他的技术的。不过，他也发现，他们的操作也跟自己差不多，气力、协作还不如自己呢！那为什么他们比自己快呢？这是张汉明无法回答的问题。虽然他知道江尚政一定有什么“秘诀”，也曾多次请教他，但江尚政只是“没有什么。”一句话就推开了。他抬头看看黑板，黑板上纪录下来的通电时间，“熔化”、加料数字，取样的炭比，一切都正常。这更使张汉明肯定他们的成绩不是偶然获得，而是有他们的“秘诀”的。

“秘诀”在哪？这就被难倒了。他毫无目的环视车间的一切，电弧突然高声叫了一下，把张汉明的视线吸引到电工房。三班的女电工给张汉明的印象很好，她的技术比自己班的那个又肥又矮，不时翘起嘴巴的女电工高一筹，工作又耐心，又能跟组长合作，闲时还帮助江尚政装料呢！要是同班有这样的合作者，包管会创造更好成绩。张汉明走近电工房，她正在忙着，不停地攀动手掣。突然，张汉明从她纤细的手攀动着的变压器里发现温度是六十。呀！怎么自己还是四十几？他反复追问自己，随后才知道，这是江尚政这两天要她干的。一切都明白了，这就是关键，没有什么“秘诀”。张汉明高兴得跳起来，三步两步就走上休息室，钻进被窝里，一下就睡着了。

早晨，全班小伙子到齐了。张汉明临时召开了“战前会议”，把昨夜发现的“秘密”告诉大家，叫

大家作好精神准备，今天无论如何要创造新纪录。

张汉明接了班，连忙跑进电工房，命令女电工：

“马上把变压温度开到六十五。”

女电工瞪大眼睛看着张汉明，片刻，又若无其事的垂下头，不理睬他。张汉明火了，大声说：

“我说把变压器温度增到六十五，你聋了吗？”

“我没有聋。”

“那为什么不开？”

“不行。”

“为什么？”张汉明压抑自己的激动。

“违反操作规程。”

“哪一本书规定开四十几度的？”

“我没有你‘新华书店’（这是人们对张汉明常常到新华书店买书而起的绰号）懂得那么多学问，我从来就是这样干。”女电工知道没有谁规定只开四十几度，就蛮不讲理的回答。

“你别管我‘新华书店’不‘新华书店’，反正江尚政那组能开，为什么我们不能？”

“那是人家的事。”

“你保守！”张汉明更火了。

“你破坏生产。”女电工也不肯示弱。

这一下，张汉明实在忍无可忍。要是她是男的，他会揍他两拳。但张汉明终于用最大努力按下自己的“牛气”，于是，忍气吞声的说：

“好吧，我们去找支部书记议论吧！”